



废墟与花朵

山水艺术志

张荣东 张宜 著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本书系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，以古济水流域为主线，梳理华夏文明核心地带的山水内涵。从济水的源头王屋山到黄海之滨，作者以济水的命名、湮废、重构为主线，深刻思考人与山水的关系，寻觅、建构生命的桃花源。

从中国创世神话的原型地王屋、太行山（这也是道家思想的发源地），到中国禅宗的源头嵩山达摩洞，再到华夏文明的母地泰山，及鲁山、蒙山诸峰，最终以海上仙山为结尾。这宏阔的地理与精神视角，分别从原型神话、中国山水画的道家传统、禅宗的流变、传统文人的家园与故土眷恋、想象建构的蓬莱仙山等诸层面进行了深入阐释。而荆浩、王蒙、赵孟頫、傅抱石等画家的相关作品研究，构成了全书的另一条线索。

该书以山水美学的视角切入一条消失的母亲河，从传统镜鉴当代，体味当代生存者的精神困境与救赎之路，追寻山水的家园，寻找语言的故乡。这种独立的精神建构，体现出了特立独行的学术品格。对于山水美学的独立发掘与塑造，也使本书具有了新的学科建构的开创意义。

ISBN·978-7-5474-1808-6



定价：68.00 元

废墟与花朵

# 山水艺术志

张荣东 张宜 著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废墟与花朵：山水艺术志 / 张荣东，张宜著. — 济南：  
山东画报出版社，2016.5  
ISBN 978-7-5474-1808-6

I. ①废… II. ①张… ②张… III. ①山水画—绘画评论—  
中国—现代 IV. ①J212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48559号

责任编辑 秦 超

装帧设计 王 芳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 (传真)

网 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[hbcbs@sdpress.com.cn](mailto:hbcbs@sdpress.com.cn)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
规 格 185毫米×260毫米

22印张 156幅 200千字

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

印 次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6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# 目 录

甲 返乡的道路（自序） .....	1
乙 隐在的河流（济水） .....	10
流淌于文字、图式的河流 .....	11
创世与流变 .....	19
时空的桃花源 .....	27
丙 诸神的故土（王屋、太行） .....	35
创世记——从神话原型到洞穴寓言 .....	35
行路者的“阿莱夫” .....	44
镜像与本体 .....	49
时光的速度 .....	58
恍兮惚兮，其中有道 .....	63
丁 石壁中隐藏的净土（嵩山） .....	78
影之梦 .....	78
静湖 .....	92

清白世界 ..... 108

映照与回归 ..... 118

**戊 乡关何处（华不注、鹊山） ..... 126**

一幅画中的故乡 ..... 126

荒芜的家园 ..... 135

日暮乡关 ..... 150

孤岛的视界 ..... 160

**己 命名的故乡（泰山） ..... 171**

相异的时空秩序 ..... 171

脱离秩序的秘境 ..... 184

虚构的空间 ..... 198

隐于废墟的故乡 ..... 208

**庚 无名山谷（鲁山） ..... 220**

无名山谷的隐喻 ..... 220

花非花 ..... 230

漫游者的道路 ..... 238

**辛 流逝与重构（蒙山） ..... 254**

从秘境到院落 ..... 254

语言的故土 ..... 264

从家园到故土 ..... 273

**壬 虚无的故土（从崂山到蓬莱仙山） ..... 280**

误入崂山深处 ..... 280

从牢山到鳌山 .....	291
想象的旅程 .....	298
故乡的道路 .....	307
癸 另一种语言的返乡 .....	317

## 甲 返乡的道路（自序）

当往事在一片净土中显现，这不是旧的显现，而是新的重生，不是时光的复制，而是时光的创造。

——作者

童年时，村子北面是连绵的群山。我从未走近这神秘的山群，彼时，这是由他人叙述与自身想象构成的秘境。远观群山，只有一片山影，这抽象的映像，如同虚无之境——在从未走近它的乡居者而言，它也因虚无而包容万境。有时，梦中会身处北山，那洁净的溪涧、疏朗的松林，构成我对北山终生的印象。后来我们举家离开沂蒙山，迁到遥远的北大荒，北山的影子就愈加虚无，化为童年淡淡的梦境。

父亲偶尔讲起北山的往事，溪涧中的螃蟹，松林中的松塔、松菇，巨石后窥伺的狐狸、狼，以及那漫长的山路。此时的我，已经习惯了在东北的山林中游荡，山中的狗枣子、山核桃，草甸子中的都柿，引诱着我进入山林的秘境。但与父亲

叙述的山林不同，故乡的山林似乎格外洁净，不似东北的山林中，隐藏着毒蛇与猛兽——故乡的北山虽然也有狼，但与北大荒山中动辄成群的野猪、暴戾的黑熊相比，并不令人感到恐惧。

三十年后，我终于踏上通往北山的道路。此时父亲已经离我们而去，但他对北山的回忆已经凝结在我心中，成为自身山水之恋的一个源头。当我进入北山，满山的槐花、荒草丛生的幽径、奇崛的山崖，构成了绮丽幽深、又不失雄浑的景色。但我知道，这美的呈现，也伴随着心灵秘境的坍塌。当想象中虚无的秘境变成真实的风景，这是发现的喜悦，还是伤逝的哀痛？

后来我和好友张宜约定做一部《山水艺术志》，试图接近的，不是山水外在的风景，而是那包容万象的梦境。而无论写作还是绘画，都远离山水风物的堆砌，而指向心灵物象的重构与整合。



故乡北山的槐林

沿济水这条消失的河流行走，不仅是在真实山水间的游走，而同时，也漫游于虚无的想象之地。只有一条消失的河流，一片由想象构成的山群，可以容纳万境。在发现这条消失的河流前，这本书最初叫《齐鲁山水艺术志》。凭藉济水，我才摆脱命名秩序中的风物，进入虚无的山水故土。山水艺术指向的，是山林秘境的重生，是向故土与归宿的漫溯。

一本书从宏大的虚构走向内心真实的低语，这是山林的启示，也是生命虚无归宿的召唤。在正式写作之前，父亲因病离世，他回归了那片虚无之地，我们只能在想象中与他相见。在这样的情绪中，我的笔触无法停留于山水风物，也无法停留于古人的歌咏。2014年春节后，我戒酒、素食、断绝社交、闭门写作。写作的苦闷期，我就带足给养，到陌生的山水间行走，那些永不见尽头的山路，引导着我的灵魂。我在此中发现、迷失，柳暗花明，日出而入，回返之时，倏忽已然黄昏。

我不再被那些虚妄的命名、言说所遮蔽，那无名无属、杳无人迹、万物自在生长之所，正是山林的故乡、艺术的本源。

新的世界在心灵显现，静谧、真挚、洁净，那是彼岸的净土，灵魂的救赎、重生之地。从王屋山、小沟背、析城山，到泰山、崂山，那些在山中积淀的岁月，终于整合、重构，成为心灵诗意的栖居之地。它们不再是有分别的异质存在，而是同一个结构中的言说。山川静穆，草木重生，在这流动不息的生命韵律中，我体会到自身的净化与重生。凝神屏息的瞬间，自身恍然化身山林万物。物象与物象间分明的界限消失了，显现的是天地嬗变的伟力，是草木无声的凋零与重生。自然的灵韵在此中萦绕，若有若无，你只是一个聆听者，在山林中恍然若失，又恍如拥有万物。

我无力代山水言说，只是一个忠诚的聆听者，在山林之境发出心灵的呓语。在山林秘境中，谛听到的，是天地的语言。这本书不是结束，不是结论，只是开启了一扇新的窗口，窗外广大的世界，依然隐匿。

我二十余次进入故乡的一条山谷，这无人的空谷，包容了我所有的情感与想象。父亲去世后，我在春日的山谷拍照，一只红蜻蜓屡次落在我的手机上，这是





我在故乡雪后的山谷留下的第一行脚印



白云在王屋山的投影

同的韵律，萦绕着近似的天籁，传达着相通的万物之理。行路者只有用情感熔铸万山的图像，以生命烛照山水万物，方可谛听到故乡的天籁，领悟到时光的诗意。在时光之河流诗意的栖居，是行路者返乡的应有之义。

沿消失的济水行走，这条隐在的河流，已然储存了时光的诗意，连接着生命的故乡。



在王屋山后捡到的、带有形如女娲补天图案的石头

2011年秋，我初至王屋山，彼时万里晴空，不见一丝尘埃，登天坛顶，见远山如黛，奇峰叠出，黄河蜿蜒山下，不禁为之神夺。下山时忽生一念，虽见无蔽之王屋，惜不见雨中幽邃之境，须臾，竟云雾涌动，大雨如注。在山下茅棚避雨，我跟老乡买了一碗捞面，望着满山的雨雾，不禁心生敬畏。大雨不止，踌躇归途，以为绝无雨霁天晴之可能，若有白云朵朵，映照山峦，则此行可谓圆满。然而雨竟然渐渐止歇，雨雾消散，白云依山，洁净纯粹，光华内蕴，为生平仅见。我被深深震撼，此后屡次进入王屋山，也缘于这心灵的震撼。

次日，我进入王屋山后的九里沟，穿过溪涧、古村，环望诸峰，静穆深沉，一路无人，却毫无孤寂之感，反有回到故乡的温暖情愫暗暗滋生。返回的路上，我捡到一块有红色图案的石头，酷似女娲补天的造型。在女娲补天神话的原型地，这样的发现如同获得神谕。

当童年的山水、少年的秘境，和济水故乡所见的一切，在一方净土映现，一块石、一座山，成为容纳时光、包容生命的天国。我曾经写过一本书《诸象在灵魂中的诗意栖居——镜中象》，以镜中诸象映照人生。这映像因镜与物象清浊之不同，或明澈，或浑浊，或真实入微，或扭曲变形，或明亮真切，或晦暗不明，直至在王屋山后恍然迷失，方意识到，那澄澈的映射，是天地的澄澈，也是心底幽暗净土的显现，是行路者真正的返乡。

诗意的栖居，是远离命名的诗意，是脱离羁绊，回归真挚、明澈、自由的精神乐土。那是所谓伊人、在水一方的秋凉彼岸，是澄澈的星空，是鸣虫响彻心扉的天籁。当往事在一片净土中显现，这不是旧的显现，而是新的重生，不是时光的复制，而是时光的创造。万物新生，在一派澄明的净土中，滤去了一切渣滓。一场清凉的雨、一次纯净的落雪，消解了万物的对立，令天地也回归故乡的情境。

每一次旅行，都是在返乡的路上，这是一个诗意行路者的宿命。

《山水艺术志》仅仅是返乡之路的笔记而已。虽然故土依然遥远，但值得欣慰的是，我们已经走在重归真挚故土的道路上。

隐藏在幽暗林中的低语、神秘的凝眸、暧昧的草木之香，这是在行路者返乡的路上，越来越近的家园。茅屋温暖的灯火，柴门虚掩，这静谧的家园，是令游

子流泪的安居之地。

少年时，我曾在黑龙江畔的一所中学借读，经常一个人乘车，金黄的树叶映满车窗，秋光为每棵树木投下虚拟的树影。这些树影构成了一个奇幻的通道，它似乎通向奇妙的虚无之地，虚无，却又有故乡般的温暖。冬日，车辆行驶在北大荒漫无边际的田野，那冰封的田野，在夕阳中熠熠生辉。这原野不再是生长庄稼与杂草的土地，而是无为无争的荒原，它沉默无语，却蕴含了天地的一切秘密。这也似极了《红楼梦》结局中，宝玉走向的那片白茫茫大地，它消解了一切时光的幻象，终极而虚无。

及长，行路成为连接出发点与终点的形式，在世俗命运的纠缠中，心灵已经远离那片唯美纯净的虚无之所。而那频频入梦的雪山、湛蓝的静湖、陌生的荒原，仿佛前世的故乡、灵魂的彼岸。

写作《山水艺术志》，使这些唯美的画面摆脱俗障，重新在道路中惊艳呈现，无论如何，这是真正的返乡。

返乡的道路，在文字与现实，想象与真境构成的山水之行中渐渐明晰，虽然我们也如逝水，乡关萧索，逝者如斯，终无觅处。

在西藏，《格萨尔王传》的传唱者仲肯（藏语：故事说唱者），多是通过梦境神授而获得说唱的能力。那些目不识丁而又突然成为传唱上百部史诗的包仲（藏语：天意神授的说书人），他们走近的，是语言的故乡。我们这些迷失的语言的奴隶与工具，何时能走上返回源初故乡的道路呢？

面对流逝的济水，我们居于逝水的命名中。我知道，只有流逝本身才是永恒，所以我们追忆、建构、保存，但终究徒然，那些温暖的、魅惑的、眷恋的画面，终将离我们远去，沦为废墟。但我们不会放弃，只有坚忍的道路中，才能感受到冷漠时光的温暖，那灿烂的新花，终会在废墟中如期绽放，不负流年。

## 乙 隐在的河流（济水）

在如今的黄河入海处，济水久已消失，在相同的地域，流淌的是华夏民族的另一条母亲河——黄河。土黄色的河水汇入黄海，形成鲜明的界限，而最终，它们融汇、沉积，形成新的大陆。

一片芳草萋萋的湿地缓缓形成，这是神秘的处女地。从雪山融化的甘泉，融汇洮河、湟水、汾河、渭河、沁河、洛河诸流，终至大海。这是关联了千山万壑的雄浑史诗，这史诗的终章便是新大陆。这不断延伸的湿地，隐含了诸河之血脉，凝聚了诸山之灵韵。

济水已成纯然的废墟，新大陆则是天地间绽放的新花。在人类的命名前，沧海桑田，华北古陆几经沉浮，从济水流域到黄淮平原的广大空间，济水发源、汇流、湮废，这是天地时空中一个微小的断面。济水形成之初，也是天地间绽放的新花，但随着新花被命名、规范，成为家园，它也终究湮灭于时光的废墟。从绽放到凋零、湮灭至重生，这里面隐含了天地生生不息的生命韵律。面对黄河，追忆济水，这也是行路者从家园回忆故乡，从他乡重返故土的真实境遇。